

我父母刚刚结婚时,双双在一个中等城市的中专学校任教。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理解,他们当年是怀着怎样狂热的理想与信念,而放弃了城市优越的生活,携手来到偏远的大山里,参加一座小型钢铁厂的筹建工作,并最终留在了那里,而且其乐融融地生下我们三个儿子。

心灵驿站

午夜的车

吴志彬

没有火车站,但每天却有一列火车从山间驶过。我躺在半山腰的山坡上,头枕着黄书包,耐心地等候。对于这个钢铁庞然大物我有一种本能的恐惧,可当它从我的脚下飞驰而过的瞬间,我的心跳总能与它的呼啸颤动产生共鸣。我知道它将驶向那个叫城市的地方。我的视线沿着两条平行的钢轨延伸,一直到火车消失的地方,心里空落落的,那种感觉大概就叫失落或惆怅吧。

1980年,全国很多中小型炼铁厂相继上马。那一年我十三岁。这场突如其来变革彻底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,因为我们不得不离开大山,回到城市。我的心情是复杂的,激动、忐忑、更多的是兴奋。

父亲带着我去学校办理转学手续,同学们得知我将去城市上学,羡慕地在黄土操场上为我送行。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,只是草草地向大家一瞥,同学们的背后是一片绵延的青山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,这个画面后来竟成为我一生中深刻的记忆。我们的新家是一个类似四合院的房子,住着三户人家。紧挨着东院墙外是一条穿越城市的铁轨。每天午夜时分,总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,整个房子都在颤抖。父亲满脸愧疚地对母亲说,对不起,厂里有困难,暂时只能住这样的房子。可我们全不在意,而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态面对新的生活。毕竟在城市里有了个家,仿佛城市收容了我们。

久居大山,不仅是我们三兄弟,包括父母也很难适应城市里的生活。城里人与山里人有着本质的不同。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,我们家没有电视,那时正在热播《加里森敢死队》,面对女邻居的盛情邀请,我们全家去看电视。看了两个晚上,男主人就委婉下了“逐客令”。我们全家羞愧难当,第二天父亲从厂里借钱买了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。那时大山里也有少数人家有电视,每晚主人把电视搬到露天,供别人观看,哪怕是过路的陌生人。

我和城里的同学有些格格不入,这让我变得孤独。每天晚上都无法安睡,直到那列午夜的车驶过,好让它把梦境带回大山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,直到习以为常,直到午夜的车不再穿不过梦境。

后来我家搬进了新的楼房,时光如那列午夜的车,无法阻挡地驶过,我们终于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,恋爱、结婚、生子……恍惚三十年,再也没过回大山,并非无情,实在太忙。因为成了城里人,生活就不再有大山般的宁静与从容。

万家灯火 取名真难

青衫



都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,可这个代号也不是随便取的啊!俗话说人的名树的影,为了给孩子取一个响亮又有寓意的好名字,我们全家又是查字典,又是翻唐诗,真是煞费苦心。

本人姓夏,宝宝的奶奶给取的名字叫“夏一闯”,说是让宝宝将来能闯出一片天地,大家一致否定了,原因就是闯一下没后劲。宝宝爷爷取的是“夏翔龙”,这个也不行,土里土气的。宝宝外公取的名字是“夏梦”,老婆给否了,说是您老人家是夏梦的“粉丝”,谁不知道啊!再说了梦来梦去一场空。总之两家人取了十几个名字,没有一个过关的。

眼见一个个名字都不好,我媳妇急了:“姓夏不好取名,现在法律不是规定孩子姓父姓母姓都行吗,我看干脆让宝宝跟我姓刘得了。你看刘翔、刘德华、刘国梁,还有个皇帝叫刘秀呢,哪一个不是我们刘家的人!”

我心想这怎么能行,我这辈子也就这么一个儿子了,岂能姓了老婆的姓!真要那样,还不让那帮哥们儿笑话死我啊!想到老婆正在坐月子,咱惹不起,于是就红着脸劝她:“我知道其实姓咱俩谁的姓都无所谓,可你想想,我们家是两代单传,我怕爸妈接受不了。你看这样行不,在宝宝的名字里,把你的姓加进去。”老婆真是通情达理,乐呵呵地同意了。

第二天,我向全家人宣布了我和老婆的决定,并说:“我这辈子就这一个儿子,也只能有一次给孩子取名的机会,这个机会我不能让给别人,不管好赖,由我来完成这个‘艰巨’的任务。”

老婆对我说:“宝宝的名字,一定要体现出你对我的感情。老婆说得有理,生孩子遭多大罪呀,所以我叫:那就叫‘夏爱刘’,老婆反对,说是太肉麻。叫‘夏怕刘’,老婆更反对,说是太娱乐。我最后说那就叫‘夏敬刘’,老婆想了一会儿,居然同意了。我美得冒鼻涕:这个名字好,你老公多有学问!虽然这个名字没有什么诗情画意,但我敢肯定,在重名率这么高的情况下,没有第二个叫。老婆也是一脸的高兴状。”

没想到当晚睡到半夜,迷迷糊糊中感到天摇地动。睁眼一看,老婆正坐在我身边看着我,我吓了一跳,立马清醒了:怎么了老婆?做噩梦了吗?老婆没好气地说:“谁像你没心没肺的样子,还能睡着觉。我想了一晚上,夏敬刘这个名字不好。我忙问:为什么?老婆说:你看我叫刘雅欣,熟悉的人都管我叫刘欣,省了一个雅字。将来儿子长大了,要是按这种叫法,听上去不就成‘下流’了吗!”

我一听,“仰天长叹”:我的天哪,你真能折腾人,还让人睡觉不?我看实在不行,你先把名字改成刘家姓,再给儿子取名吧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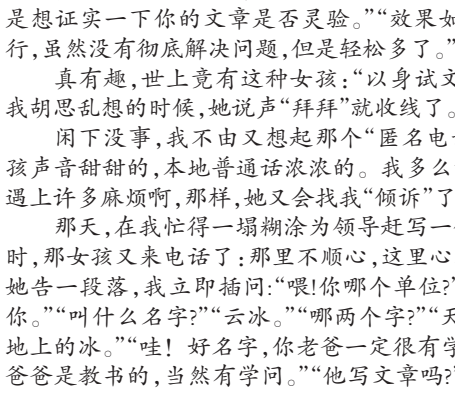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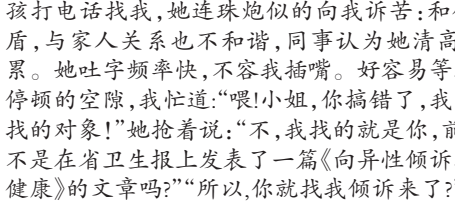
重新翻下我心想:等儿子长大了,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娶刘家的姑娘,连取个名字都这么难!还有一个事我没敢告诉老婆,要是按过去的叫法,她还是“夏刘氏”呢!嘻嘻!

十年前的国庆节那天,我正在单位值班,有个女孩打电话找我,她连珠炮似的向我诉苦:和领导有矛盾,与家人关系也不和谐,同事认为她清高,活得挺累。她吐字频率快,不容我插嘴。好容易等到她短暂停顿的空隙,我忙道:“喂!小姐,你搞错了,我不是你要找的对象!”她抢着说:“不,我找的就是你,前几天,你不是在省卫生报上发表了一篇《向异性倾诉有益身体健康》的文章吗?”“所以,你就找我倾诉来了?”“我不过是想证实一下你的文章是否灵验。”“效果如何?”“还行,虽然没彻底解决问题,但是轻松多了。”

真有趣,世上竟有这种女孩:“以身试法”!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她说声“拜拜”就收线了。

闲下没事,我不由又想起那个“匿名电话”,那女孩声音甜甜的,本地普通话浓浓的。我多么希望她又遇上许多麻烦啊,那样,她又会找我“倾诉”了。

那天,在忙得一塌糊涂为领导赶写一份讲话稿时,那女孩又来电话了:“那里不顺心,这里不顺心。待她告一段落,我立即插问:“喂!你哪个单位?”“不告诉你。”“叫什么名字?”“云冰。”“哪两个字?”“天上的云,地上的冰。”“哇!好名字,你老爸一定很有学问?”“我爸爸是教书的,当然有学问。”“他写文章吗?”“不写。”



电话为媒

梅承霖

域外见闻

澳洲学车记

邓勤

这时考官发话了,加速,打转向灯!回到考点,考官说我1个大错10个小错,下次再来。垂头丧气的回家,也得出个结论,路上考官要是开口告诉你怎么开,那就必死无疑。

第二次就是开自己的车了,期间拉上老公沿着网上给出的考试路线走了3圈,再次自我感觉良好。这次考试是下午,上午把车从里到外擦了一遍,穿上正装,对着镜子瞧瞧,怎么看都像是个会开车的专家。这次是个老头,不苟言笑的,开出来没多久就让我在路边停一下,一不小心靠上了护栏。虽然没有把车身擦伤,但也让考官惶恐万分。剩下的行程我感觉恍惚恍惚的,都不记得怎么开的。回到考点,又是 sorry,还是1个大错10个小错。居然不是护栏那个地方,而是有路超了。

第三次,每隔两个星期去一次考试中心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,老公也陪我开过了考点上列出的全部14条路线。我彻底厌倦了练习,开到那附近就觉得恶心。从小到大,没有一件事让我如此想做而做不成,我甚至觉得过不过已经完全不在于我自己,而在于天意了。尽管觉得自己命比纸薄,但当考官再次催我进来叫我的时候,我还是忍不住感谢上苍了。当最后考官跟我说话的时候,所有积压在心底的阴霾一扫而空。

所谓好事多磨,经过三次考验,我终于能够在澳洲的公路上自由驰骋了。

老爹进城

世相百态

李冬梅



幸的。并一再强调我们不在家的时候,务必关好门,谁叫都不要开。老爹更加纳闷了:坏人在城里扎堆了吗?

傍晚,和儿子一起陪老爹出去散步,老爹给儿子拎了两个桃。在楼下遇见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孩,拿着一辆玩具挖掘机对我儿子炫耀:“挖挖车,挖挖车!”小孩子之间都是有共同语言的。老爹见那孩子白净可爱,就递给他一个桃子,孩子边走边吃。这可吓坏了不远处年轻的母亲,“哎呀,从哪来的桃子啊,你怎么能吃陌生人的东西呢?你不怕被拐走吗?”年轻的女

人嚷嚷着,狠狠地桃子打落到地上。拉着那孩子转身就走的瞬间,回头盯着老爹,充满敌意,好像要透过他的淳朴本色,洞察出善良背后的无人贩子实质。老爹站在那,欲辩无言。

本来打算在这里住半个月的,只住了一个星期,老爹就悄悄地收拾了行李,说农村忙,他得回家了。或许,淳朴善良的乡人,根本就不属于这浮华尘世,那孕育着岁月黑金的大山里,才是他善良的归宿。

老爹回乡下去了,带着对这座城市的敬畏,也带着对城里人的困惑。

生活空间

连载 挂职 杜光辉... 第五步棋是“凝心聚力”,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关键的一步是凝心聚力,牢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,皮司令决定从争取裴子明入手。

杜光辉有些心里不舒服。怎么叫“报到了就行”?我可是正儿八经地来当书记的。虽然只是挂职两年,这可是由省委委派的。怎么能报到了就行?但是,杜光辉没有把这话说出来。他是一个不太喜欢计较这些的人。他更喜欢的是把一些心事,深深地藏在心里。他只是对叶主任说:“那好,我下周过来吧。”